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 与 民间文学

季羨林
著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羨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丛书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季羨林 著

责任编辑：张文定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90千字

1991年7月第一版 199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2,500册

ISBN 7-301-01580-1/I·256

(平装)定价：5.80元

自序

这一部书的稿子，在民间文艺出版社压了几年，虽然已经排好了版，打出了校样，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仍未出版。最近民间文艺出版社似乎碰到了点麻烦。北京大学出版社毅然承担了出版的责任。我衷心感激，自是意中事。我在感激北大出版社之余，并不想撤回我对民间文艺出版社的谢意。他们这一番美意虽然没能实现，但是美意毕竟是美意，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从最初交稿到现在已经过了几年，现在又换了出版社，原来的序^①似乎有改换之必要了。但是，我觉得，原序所表达的看法，我今天仍然基本未变。而且原序是一个整体，我不愿意去破坏。

“文章是自己的好”，我不幸也陷入了这个俗套。我不愿意说那篇文章不好。如果就原文进行修改，挖挖补补，又颇麻烦，不成体统。因此，我决定再写一篇新序，原序一字不改，保留在这里。

不但原序不改，连文章内容也不改动。这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的作法，我现在仿效他。过去的文章代表过去的我。我从来不悔少作。我坚决反对一个蹒跚老翁把拐杖改为竹马，勉强拖着老病的双腿，硬作出蹦蹦跳跳的样子。作幼儿状。这不但滑稽可笑，而且可叹可悲，令人生厌。有一些数目字我遵照现行规定改为阿拉伯字码。这种作法我实际上是不赞成的。我认为，这样只能增加混乱，毫无好处。我们干过不少庸人自扰的事，这是其中

^① 原序改名为《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收入本集之中。

之一。只有一篇：《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我有意一字不改，一仍旧贯。因为这是有意学习寅恪先生写文章的作法。好多青年学者当时也都是这样作的。我的意思是让今天的青年学者看到当时写文章的风貌，扩大一下眼界，这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我现在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他们顶住了最近几年出版界一股不大不小的逆流，出版了很多好书。他们没有辱没了北京大学这四个字。我无论如何也抑止不住我由衷的敬意。我在这里必须着重提一下张文定同志。他是我多年的忘年之交，在很多工作岗位上我们都合作过，彼此相知颇深。他在众多的工作的压力下，仍然能挤出时间，焚膏继晷，锲而不舍，从事比较文学的研究，写过许多文章，出过一些书，硕果累累，成绩斐然，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赞赏。建议我改变出版社的是他；担任本书责任编辑的是他；同我磋商本书内容增补问题的是他；劝告我写一篇新序的也还是他。总之，如果没有他和北大出版社领导的支持，我的这一部书恐怕仍然会在民间文艺出版社沉睡下去。沉睡多久，只有天知道了。

其次，我又要感谢我的助手李铮同志。他来我身边工作时，只有十几岁。我们合作四十年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齟齬，即使是极其微末的，也没有过。他工作认真负责，滴水不漏。他这一次又以他那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和令人佩服的敏锐的对汉语的语感，重新帮我校阅这一部书稿子。我曾在别的地方说过，他对我的帮助，节省了我的精力，等于延长了我的生命。现在我仍然要说这样一句话。

我前几年写文章，喜欢用“垂垂老矣”这一句老话。现在看来，此话也已过时。年近老耄，难道还不能算是真正老了吗？“垂垂”二字还能再用吗？但是，如果没有人提醒我的岁数，我自己并没有感觉到老。我虽老迈，但自谓尚不昏庸。不知从什么时

候起，我成了陶渊明的信徒：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态度。十年浩劫期间，我白捡了一条命。至今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即使是多活一年，我也认为是“额外收入”。我现在计划要做的事仍然很多很多，就仿佛自己还是风华正茂，面前还有几十年的路程似的。我仍然同以前一样，许多工作齐头并进。我对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兴趣毫未降低。倘有机遇，不管多么肤浅，我仍然要搞一点这两门学问的。但这只是我个人的设想。将来情况，实难逆料，一切——就走着瞧吧。

1990.11.2

〔附记〕本书中一些文章，是在不同时期，为了不同的目的而写成的。因此，有一些想法和例证难免重复。现在，为了保持每一篇文章的完整性，一律不加修改。

目 录

自序	(1)
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	(1)
印度寓言自序	(4)
老子在欧洲	(9)
谈翻译	(13)
一个故事的演变	(19)
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	(24)
一个流传欧亚的笑话	(33)
东方语言学的研究与现代中国	(36)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	(42)
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	(48)
中国文学在德国	(55)
谈梵文纯文学的翻译	(63)
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	(67)
“猫名”寓言的演变	(72)
《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	(78)
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	(90)
印度文学在中国	(99)
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	(116)
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123)
《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	(127)

漫谈比较文学史	(135)
新疆与比较文学的研究	(139)
应该重视比较文学研究	(148)
《西游记》与《罗摩衍那》——读书札记	(151)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	(153)
我和比较文学——答记者问	(157)
比较文学随谈	(159)
名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162)
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相得益彰	(166)
关于葫芦神话	(168)
跨越国界的民间故事	(170)
汇入世界文学研究的洪流中去	(173)
佛经故事传播与文学影响	(175)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177)
外国文学研究应当有中国特色	(180)
展望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	(186)
文化交流与文学传播	(188)
资料工作是影响研究的基础	(193)
原始社会风俗残余——关于妓女祷雨的问题	(197)
《罗摩衍那》在中国	(205)
罗摩衍那	(240)
比较文学的“及时雨”	(288)
东方文学研究的范围和特点	(290)
比较文学与文化交流	(313)
当前中国比较文学的七个问题	(316)
文学的经与纬	(325)
比较文学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328)
少数民族文学应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轨道	(330)

关于神韵	(333)
《五卷书》在世界的传播	(344)
吐火罗文 A (焉耆文)《弥勒会见记剧本》 与中国戏剧发展之关系	(351)
吴宓——中国比较文学的先驱	(359)
说“嚏喷”	(362)
广通声气 博采众长	(366)
比较文学之我见	(368)
对于 X 与 Y 这种比较文学模式的几点意见	(371)
编后记	(373)

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

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初期，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就以德国为例，在19世纪中叶，梵文学者本发伊（Theodor Benfey）发表了他的名著：《五卷书：印度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有德文译文、长篇导论和详尽的注释。在导论中，他使用了多种语言的材料，详详细细地追溯了书中故事在欧洲和亚洲等地流传的过程。他从此奠定了一门新学科的基础：比较童话学或者比较文学史，两者都属于比较文学的范畴。而《五卷书》中的故事几乎都来自印度民间文学。从此，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就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缘分。事实上，在这之前或者之后，二者的关系始终密切。在国与国之间，洲与洲之间，最早流传的而且始终流传的几乎都是来源于民间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民间文学，就不会有比较文学的概念。

至于我自己，我原来既没有有意识地想去搞民间文学，也没有有意识地想去搞比较文学。我只是在读书之余，觉得有一些材料很有趣，就随时写了一些短文。对于这些文章，我既重视，又不重视。重视是因为得之不易，不重视是怕难登大雅之堂。但是，不管怎样，只要遇到我认为有趣或者有用的材料，我仍然随手写成文章。转瞬就是几十年，至今不改，今后也不想改。

北京大学年轻的朋友阎云翔同志看到了这些文章，表示出的

* 本文是作者原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自选论文集《民间文学与比较文学》写的自序。

兴趣之大出我意料；仔细一想，又似乎在我意内。为什么这样绕弯子说话呢？就因为，我实际上是喜爱这些文章的，怕只怕难得解人。现在竟然有人喜欢，岂不是“实获我心”了吗？民间文艺出版社的同志们大概也觉得这些东西还有参考价值，表示愿意出版，我自然是乐于接受的。这一部书的来源就是这样。记得欧洲什么名人（是拜伦？）说过：“过了一夜，天明一睁眼，我竟成了名人了。”在我却是：“过了一夜，天明一睁眼，我竟成了民间文学研究家和比较文学研究家了。”岂不大可喜哉！又岂不大出乎意料哉！

阎云翔同志不但读了我这些文章，而且还发现了我在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上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乍听之下，这一次是真正出我意料了，我觉得他这话非常新鲜。我连自己是在搞民间文学和比较文学都没有意识到，哪里还谈到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呢？但是，“新鲜”之余，促我反思；反思之余，恍惚之中，仿佛自己真有一套思想体系了。先不管这思想体系是否完整，思想却终归是有的。简言之，我赞成比较文学研究直接影响的一派。这一点我是无法否认的。限于自己的气质，做学问，我喜欢摸得着看得见的东西；对那些高高在上玄之又玄的东西，我不擅长，也不喜欢。中国旧时把学问分三支：义理、词章、考据。我最喜欢考据，最轻义理。讲到义理，只是马克思主义使我心服口服，其余的则多少有点玄乎，我脑筋迟钝，有点跟不上。而且有一些义理，今天说红有理，明天说黑也有理，有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意味；圆融无碍，圆融到非非想天，我是钝根，无法奉陪。因此，我写的这一些比较文学的文章，卑之无甚高论，然而却都是实打实的东西。这实际上都是我上面说的那种偏见的具体反映。

这样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呢？我仿佛听到有人这样问了。我从来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没有什么了不起。过去搞过这玩意儿而积累了一点经验的人，都能够知道，

搞这东西也并不容易。我羡慕天马行空；但是我更赞赏在地上脚踏实地走路的人。搜集一点这样实打实的表现相互影响的资料，十分不简单。有时候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真好象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下联是“得来仍然费工夫”。你处心积虑想去寻找，其结果必然是碰壁。其中滋味，如人饮水，冷暖自如，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这并不是说，我反对平行研究。我只是想说，搞平行研究，必须深入探索，细致分析，瞻前顾后，明确因果，然后从中抽绎出理论，这样的理论才是可靠的，我是拥护的。

我自己没有凌虚御风的本领；但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在大地上爬行。我集的是腋，但对集腋成裘的人来说，这是决不可少的。我炼的是铁，但对点铁成金的人，这同样是非常必要的。我相信，我的这些文章对我的同行们来说还会有点用处吧。是为序。

1986.5.13.

印度寓言自序

自己是喜欢作梦的人，尤其喜欢作童年的梦；但自己童年的梦却并不绚烂。自从有记忆的那一天起，最少有五六年工夫，每天所见到的只有黄土的屋顶，黄土的墙，黄土的街道，总之是一片黄。只有想到春天的时候，自己的记忆里才浮起一两片淡红的云霞；这是自己院子里杏树开的花。但也只是这么一片两片，连自己都有点觉得近于寒伧了。

6岁的那一年，自己到城里去。确切的时间已经忘记了；但似乎不久就入了小学。校址靠近外城的城墙，很宽阔，有很多的树木，有假山和亭子，而且还有一个大水池。春天的时候，校园里开遍了木槿花；木槿花谢了，又来了牡丹和芍药。靠近山洞有一棵很高的树，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别的地方也似乎没看到过。一到夏天，这树就结满了金黄色的豆子，垒垒垂垂地很是好看。有几次在黄昏的时候，自己一个人走到那里去捉蜻蜓，苍茫的暮色浮漫在池子上面，空中飞动蝙蝠的翅膀。只觉得似乎才一霎那的工夫，再看水面，已经有星星的影子在闪耀着暗淡的光了。这一切当然不象以前那一片黄色，它曾把当时的生活点缀得很有色彩。

然而现在一想到那美的校园，第一个浮起在记忆里的却不是这些东西，而是一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小屋。当时恐怕也有一片木牌钉在门外面，写着这屋的名字，但我却没注意到过。我现在姑且叫它做图书室吧。每天过午下了课，我就往那里跑。说也奇怪，现在在我的记忆里同这小屋联在一起的，总是一片风和日丽的天

气，多一半在春天，外面木槿花或什么的恐怕正纷烂着吧，然而这小屋的引诱力量却大过外面这春的世界。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当时在那间小屋里究竟读了些什么东西。只记得封面都很美丽，里面插画的彩色也都很鲜艳，总之不过是当时流行的儿童世界一流的东西。后来知道当时很有些人，当然是所谓学者与专家，对这些东西不满意过。即便现在再让自己看了，也许不能认为十分圆满。但在当时，这些东西却很给了我一些安慰。它们鼓动了我当时幼稚的幻想，把我带到动物的世界里，植物的世界里，月的国，虹的国里去翱翔。不止一次地，我在幻想里看到生着金色的翅膀的天使在一团金色的光里飞舞。终于自己也仿佛加入到里面去，一直到忘记了哪是天使，哪是自己。这些天使们就这样一直陪我到梦里去。

有谁没从童年经过的呢？只要不生下来就死去，总要经过童年的。无论以后成龙成蛇，变成党国要人，名流学者，或者引车卖浆之流；但当他在童年的时候，他总是小孩子，同一切别的小孩子一样。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要求。但这要求，却十有八九不能达到，因为他的父母对他有一个对大人的要求。至于他在当时因失望而悲哀的心理，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解。但是，可怜的人们！人类终是善忘的。对这悲哀的心理，连他自己都渐渐模糊起来，终于忘得连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当他由小孩而升为大人的时候，他忘记了自己是小孩子过，又对自己的小孩子有以前他父母对他的要求。自从有人类以来，这悲剧就一代一代地演下来，一直演到我身上，我也不是例外。

我真地也不是例外：我也对孩子们有过大人的要求。自从离开那小学校，自己渐渐长大起来。有一个期间，我只觉得孩子们都有点神秘，是极奇怪的动物。他们有时候简直一点理都不讲（不要忘记，这只是我们成年人的所谓理！）尤其孩子们看童话寓言，我觉得无聊。从那群鸡鸭狗猫那里能学些什么呢？那间小小

的图书室我忘得连影都没有了。后来在一本西洋古书里读到：“小孩子都是魔鬼”，当时觉得真是“先得我心”，异常地高兴。仿佛自己从来没有这样过，不，简直觉得自己从来不是孩子过。一下生就“非礼勿视，非礼勿听”，渐渐成了“老成”的少年。一直到现在，十几年以后了，变成了这样一个在心灵里面总觉得有什么不满足的我。在这期间，我经过了中学，经过了大学，又来到外国，在这小城里寂寞地住了6年。似乎才一霎那的工夫，然而自己已经是30岁的人了。

在最后两年里，自己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一个教授家里去谈一次天，消磨一个晚上。他有两个男孩子，两个活泼的天使。小的刚会说话，但已经能耍出许多花样来淘气。大的5岁，还没有人小学，已经能看书。我教过他许多中国字，他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记忆力。我很高兴，他自己也很骄傲。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好朋友。每天晚上在上床以前，他母亲都念童话给他听。我看了他瞪大了眼睛看着他母亲嘴动的时候，眼睛里是一片童稚清晖的闪光，我自己也不禁神往。他每次都是不肯去睡，坐在沙发上不动，母亲答应他明天晚上多念点，才勉强委委屈屈地跳下沙发，走向寝室去。在他幼稚的幻想里，我知道，他一定也看到了月的国，虹的国；看到了生着金色翅膀的天使，这幸福的孩子！

也许就为了这原因，我最近接连着几夜梦到那向来不曾来入梦的仿佛从我的记忆消逝掉的小学校。我梦到木槿花，梦到芍药和牡丹，梦到累累垂垂的金黄色的豆子。虽然我没有一次在梦里看到那小图书室；但醒来伏在枕上追寻梦里的情景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我知道自己也是个孩子过，知道孩子有孩子的需要。虽然自己的童年并不绚烂，但自己终究有过童年了；而且这间幽暗的小屋，和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书册子也曾在自己灰色的童年上抹上一道彩虹。对我这也就够了。生在那时候的中国，我还能要求更多的什么呢？

但事情有时候也会极凑巧的，正巧在这时候，西园、虎文带了文文来这小城里看我。虎文以前信上常讲到他俩决意从事儿童教育。现在见了面，他便带给我具体的计划。那两天正下雨，我们就坐在旅馆的饭厅里畅谈。屋子里暗暗的，到处浮动着一片烟雾。窗子外面也只看到一条条的雨丝从灰暗的天空里牵下来。我自己仿佛到了一个童话的国里去。虽然虎文就坐在我靠近，但他的声音却象从遥远渺冥的什么地方飘过来，一声声都滴到我灵府的深处，里面有的是神秘的力量。我最初还意识到自己，但终于把一切把自己都忘掉了，心头只氤氲这么一点无名的欢悦。偶尔一抬头，才仿佛失神似地看到吹落在玻璃窗子上的珍珠似的雨滴，亮晶晶地闪着光。我当时真高兴，我简直觉得这事业是再神圣不过的了。他们走后，我曾写给他们一封信说：“我已经把这两天归入我一生有数的几个最愉快的日子里去”。他们一定能了解我的意思，但他们或许想到另外一方面去。友情当然带给我快乐，但他们的理想带给我的快乐却还更大些。

我当时曾答应虎文，也要帮一点忙。但这只是一时冲动说出来的。自己究竟能做什么，连自己也是颇有点渺茫的。自己在这里念了6年语言学，念过纪元前1000多年的《梨俱吠陀》，念过世界上最长的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念过佛教南宗的巴利文经典，中间经过阿拉伯文的《可兰经》，一直到俄国的普希金、高尔基。但儿童文学却是一篇也没念过。不过，自己主要研究对象的印度，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寓言和童话国。有一些学者简直认为印度是世界上一切寓言和童话的来源。所以想来想去，决意在巴利文的《本生经》(Jātaka)里和梵文的《五卷书》里选择最有趣的故事，再加上一点自己的幻想，用中文写出来，给中国的孩子们看。我所以不直接翻译者，因为原文文体很古怪。而且自己一想到自己读中文翻译的经验就头痛，不愿意再让孩子们受这不必要的苦。

但我并没有什么不得了的野心，我的愿望只是极简单极简单的。自己在将近20年的莫明其妙的生活里，曾一度忘记自己是孩子过；也曾在短时间内演过几千年演下来的悲剧！后来终于又发现了自己：这对我简直是莫大的欣慰。同时老朋友又想在这方面努力，自己也应当帮忙呐喊两声。现在就拿这本小书献给西园和虎文，同时也想把我学校里那间很低而且幽暗的图书室——我受过它的恩惠，然而有一个期间竟被我忘掉的——深深地刻在记忆里。倘若有同我一样只有并不绚烂的童年的孩子们读了，因而在童年的生活上竟能抹上一道哪怕是极小的彩虹，我也总算对得起孩子们，也就对得起自己了。

1941.12.15.德国格廷根